



杨家将

杨家将演义



珠海出版社

杨 家 将

杨家将演义

珠海出版社

目 录

叙 述	1		
第 一 回	北汉主屏逐忠臣	呼延赞激烈报仇	2
第 二 回	李建忠力救义士	呼延赞梦神教武	7
第 三 回	金头娘征场斗艺	高怀德大战潞州	12
第 四 回	讲和议杨业回兵	迎銮驾豪杰施能	16
第 五 回	宋太祖遗嘱后事	潘仁美计逐英雄	20
第 六 回	潘仁美奉诏宣召	呼延赞单骑救驾	24
第 七 回	北汉主议守河东	呼延赞力擒敌将	28
第 八 回	建忠议取接天关	大辽出兵救晋阳	33
第 九 回	郭进大破耶律沙	刘钩敕书召杨业	37
第 十 回	八王进献反间计	光美奉使说杨业	41
第 十一回	小圣感梦取太原	太宗下议征大辽	47
第 十二回	高怀德幽州大战	宋太宗班师还汴	51
第 十三回	李汉琼智胜番将	杨令公大破辽兵	55
第 十四回	犒将士赵普辞官	宴群臣宋琪赋诗	59
第 十五回	曹彬部兵征大辽	怀德城奪岐沟关	64
第 十六回	太宗驾幸五台山	渊博攻克幽州城	69
第 十七回	宋太宗议征北蕃	柴太郡奏保杨业	73
第 十八回	呼延赞大战辽兵	李陵碑杨业死节	77
第 十九回	瓜州营七郎遭射	胡原谷太使遇救	82
第二十回	六使汴京告御状	王钦定计图八王	87
第二十一回	宋名臣辞官解印	萧太后议图中原	92
第二十二回	杨家将晋阳斗武	杨郡马领镇三关	96
第二十三回	樵夫诡计捉孟良	六使单骑收焦赞	101
第二十四回	孟良智盗驃骝马	岳胜大战萧天佑	106
第二十五回	五台山孟良借兵	三关寨五郎观象	111
第二十六回	九妹女误陷幽州	杨延德大破番兵	116
第二十七回	枢密计倾无佞府	金吾拆毁天波楼	120

第二十八回	焦赞怒杀谢金吾	八王智救杨郡马	124
第二十九回	宋君臣魏州看景	王全节铜台交兵	128
第三十回	八王賚诏求六使	焦赞大闹陈家庄	132
第三十一回	呼延赞途中遇救	杨郡马大破辽兵	137
第三十二回	萧太后出榜募兵	王全节兵征大辽	141
第三十三回	吕军师布南天阵	杨六使明下三关	145
第三十四回	宗保遇神授兵法	真宗出榜募医人	150
第三十五回	孟良盗回白骥马	宗保佳遇穆桂英	155
第三十六回	宗保部众看天阵	真宗筑坛封将帅	160
第三十七回	黄琼女反投宋营	穆桂英破阵救姑	164
第三十八回	宗保大破天门阵	五郎降伏萧天佐	168
第三十九回	宋真宗下诏班师	王枢密进用反间	173
第四十回	八殿下三关借兵	众英雄九龙斗武	177
第四十一回	杨延朗暗助粮草	八娘子大战番兵	181
第四十二回	杨郡马议取北境	重阳女大闹幽州	185
第四十三回	平大辽南将班师	颁官诰大封功臣	189
第四十四回	六郎议取令公骸	孟良焦赞双丧命	193
第四十五回	禁宫中八王祈斗	无佞府郡马寿终	197
第四十六回	达达国议举伐宋	杨宗保兵征西夏	200
第四十七回	束天神大战宋将	百花女锤打张达	203
第四十八回	杨宗保困陷金山	周夫人力主救兵	207
第四十九回	杜娘子大破妖党	马赛英火烧番营	212
第五十回	杨宗保平定西夏	十二姐得胜回朝	216

叙 述

宋运泰开生圣主，将星明朗应相聚。
边疆建辟敌人降，四海苍生望霖雨。
太原灵气产英豪，慷慨埋沉世所遭，
宝剑利磨新出匣，愤然有志入中朝。
铁甲坚兵曾斩阵，保銮从驾建功勋，
东荡西除群寇服，晋阳声势又相闻。
杨家父子真豪士，万里威风人仰慕，
一旦欣然思远图，八骏齐奔向南路。
太宗重命赐恩深，义士归崇报亦诚：
大战幽州兵败衄，一门忠勇尽亡倾，
六使栖栖依北道，七郎遭矢最堪怜。
真宗命领三关镇，收伏英奇智策深。
汝州发配遂埋藏，魏府铜台羽檄忙，
震撼三军齐救驾，番兵胡浪虎驱羊。
七十二阵真奇绝，杨府英雄兵法熟，
世界闹动天地昏，尽教萧后归邦域。
西番倡乱又扬尘，笳鼓声中马上频；
十二寡妇能效力，乾坤再整靖边庭。
仁宗统御升平盛，蛮王智高兵寇境；
杨府俊英文广出，旌旗直指咸归命，
更有姨娘法术奇，炎月瑞雪降龙池。
天生豪杰真不偶，将与圣明展帝基。
于今去古几千场，荒草寒烟又夕阳；
故国不殊风物异，令人看此垂悲伤。

第一回

北汉主屏逐忠臣 呼延赞激烈报仇

却说北汉主刘钧，听知大宋平定各镇，与群臣议曰：“先君与周世仇。宋主之志更不小，今既削平诸国，宁肯容孤自霸一方乎？”谏议大夫呼延廷出奏曰：“臣闻宋君英武之主，诸国尽已归降。今陛下一隅之地，何况兵微将寡，岂能相抗？不如修表纳贡，庶免生民之祸，而保河东无虞也。”刘钧犹豫未决。忽枢密副使欧阳昉进曰：“呼延廷与宋朝通谋，令陛下纳降。且晋阳形胜之地，帝王由此而兴。无事则籍民而守，有警则执戈而战，此势在我耳，何必轻事他人乎？乞斩呼延廷以正国法。倘或宋师致讨，臣愿独当之。”刘钧允奏，令押出呼延廷斩首。国舅赵遂力奏曰：“呼延廷之论，忠言也，岂有通谋宋朝之理？主公若辄斩之，使宋君闻知，则征讨有名耳。必欲不用，只宜罢其职而遣之，庶全君臣之义也。”刘钧然其言，下令削去官职，罢归田里。呼延廷谢恩而退，即日收拾行装，带家小直向绛州而去。欧阳昉尚不遂意，深恨呼延廷，欲谋杀之。唤过亲随人张青、李得谓之曰：“汝二人引健军数百人，密追呼延延安下处，尽杀之，回来吾重赏汝。”张、李领诺，即引健军追赶呼延廷去了。

却说呼延廷与一起人行至石山驿，日已晚，歇下鞍马。是夜与夫人对席饮酒，自叙不幸之事。将近二更，忽听驿外喊声大振，火炬连天，人报有劫贼来到。呼延廷大惊，令家人速走。张青、李得部众拥入驿中，将呼延廷老幼尽皆杀了，财宝劫掠而去。时随从人各自

逃生，只有妾刘氏抱着幼子，走入厕中，保得性命。至四更，刘氏叹曰：“谁想我家遭此劫数，使我母子无依。”放声大哭。忽有一人在后叫曰：“小娘子何故号哭？”刘氏星光之下，泪眼观看。其人近前问曰：“汝是谁家女子，独自到此？”刘氏泣曰：“妾是本国谏议大夫呼延廷偏室，因回归乡里，至此被强人劫掠，将一家尽皆杀死，只留得妾身同乳子，避于此间，无计可保，望尊官见怜。”其人听罢，怀愤长呼曰：“吾乃河东府两院领给，姓吴名旺。适闻杀汝恩主者，却是欧阳昉亲随人张青、李得，假作强人到此。汝宜速抱幼子而走，不然一命难保。”道罢而去。刘氏正慌间，忽驿外喊声又起，一伙强人拥入，见刘氏，捉住来见马忠。马忠曰：“汝何处女子，抱着孩儿在此？”刘氏曰：“妾含冤负屈……”因将一家被害之故，备述一遍。马忠曰：“适夜巡人来报，驿中有宦官被劫，我等正要来夺分金宝，原来有此苦事。汝若肯随吾回庄，抚养孩儿长成，与汝报此冤仇，可乎？”刘氏曰：“妾有莫大之冤，何恤微躯？愿从大王而去。”马忠即引刘氏，回到庄上。将近天晚，马忠安顿刘氏居庄，自与手下复回山寨去了。刘氏密遣人去驿中收殓其主尸首，埋于一处，立意只图报冤，抚养孩儿。

不觉时光似箭，日月如梭，将近七年光景，孩儿已长成矣。马忠与其子取名曰福郎，送往从师学业。其子生的面如铁色，眼若环朱，貌类唐时尉迟敬德。虽是读书，暇时便习兵法。年至十四五，走马射箭，武艺通晓，使一条浑铁枪，有神出鬼没之能。马忠见其雄勇，不胜欢喜，改名曰马赞。一日，随马忠出庄外，见一起脚夫扛着大石碑来到，上写道：“上柱国欧阳昉”数字。马忠见了，愤怒变色。马赞曰：“大人见此石碑，何故有不足之意？”忠曰：“看此欧阳昉名字，甚有伤吾心也。此人十五年前，害却呼延廷一家。吾听得呼延廷有子尚在，我若见他，便与之同去报仇矣。”赞怒曰：“可惜孩儿不是呼延廷之子，若然，即日报仇。”忠曰：“此事汝母更知其详，可入问之。”赞回庄，入见母刘氏，问欧阳昉害呼延廷一家之故。刘氏呜咽洒涕而泣曰：“我含此冤恨，今十有五年矣。汝正是呼延廷之子，此父乃

托养汝者也。”赞闻此言，昏倒在地。马忠径入，仓皇救醒。赞哭曰：“孩儿今日辞父母，便去报冤。”忠曰：“他是河东权臣，部下军士甚众，如何近得？须用计策图之。汝今后只称我为叔。”赞拜曰：“叔叔有何计策教我？永不忘恩！”忠正思量间，忽报耿忠来相访，马忠即出迎接。入至庄里坐定，令赞相见。耿忠问曰：“此位是谁？”马忠曰：“义子马赞也。”乃问耿忠来此之故。耿忠曰：“适与强人相争，赢得一匹好马，名曰‘乌龙马’。将要送往河东，卖与欧阳丞相，因过尊兄庄上，特来相访。”马忠曰：“既贤弟有此好马，不如只卖与小儿，就中更有事理。”耿忠曰：“吾与尊兄，义虽契合，胜如嫡亲，汝之子即吾侄也，此马便当相送。”马忠大悦，因具酒醴相待。马忠席上因道起呼延廷一家被欧阳昉所害，此子是呼延廷亲生，正欲报仇，不得其策。耿忠听罢，愤然曰：“尊兄勿虑，吾有一计，可以杀欧阳昉也。”马忠曰：“弟有何策？愿指教之。”耿忠令赞近前，谓之曰：“汝今只将此马送入欧阳昉府中，称作拜见之物。他得此马，定问汝要何官职，须道不愿为官，只愿跟随相公养马，彼必喜而收留。待遇机会处，因而杀之，此冤可报也。”赞拜受其计。是日席散，耿忠辞归山寨。次日，赞拜别马忠、刘氏，上马登程。后人有诗为证：

豪毅英雄胆气粗，轩昂人物世间无。

此行必定冤能报，方表男儿大丈夫。

且说呼延赞离了马家庄，径赴河东，访问欧阳昉府中，令人报知曰：“府门下有一壮士，牵匹好马，要来献与相公。”昉听罢，即令唤入。赞到阶下跪曰：“小人近贩得骏骑，特来献相公以为进见之礼。”昉曰：“汝何处人氏？”赞曰：“祖居马家庄，小人姓马名赞。”昉曰：“此马价值几何？”赞曰：“价值连城。”昉听得，自思：“此人必图做官。”令左右问之。赞曰：“不愿为官，只愿服侍相公一年半载，终是名分人也。”昉见赞仪表奇特，又送他这马，不胜之喜，即收留为左右使唤。赞既欲行事，遂尽意奉承，极得昉之欢心。

开宝七年八月中秋佳节，欧阳昉与夫人在后园凉亭上饮酒赏月。怎见得中秋好景？有苏子瞻水调歌头为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欧阳昉饮罢，酒醉，从人扶入书院中，凭几而坐。赞随至院中，自思：“此处不下手，等待何时？”正欲拔出短刀，忽窗外有人持灯笼进院，却是管家来请昉安歇。赞即藏刀入鞘，叹曰：“此贼尚有余福，须再图之。”

却说赵遂以欧阳昉专政已久，恐惹兵端。一日，奏知北汉主曰：“昉有擅杀之罪，陛下若不早除之，为患深矣。”会帅将丁贵等，力劾其罪。刘钩乃降欧阳昉丞相之职，宣授为团练使之职。昉耻与遂同列，上书辞归乡里。汉主允其请。昉即日收拾行李，领从人离晋阳，望鄂州而去。不消一日，已到其家，诸亲眷皆来称贺，昉日具酒醴相待。

九月九日，却是昉之生辰，准备筵宴，与夫人畅饮。呼延赞独安外房，闷坐无聊。将近二更时分，出庭外闲行，但见月明如昼，西风拂面。赞仰面长叹曰：“本为父母报仇到此，不遂其志，苍天能无怜及我耶？”言罢挥泪入房，僵身而卧。忽窗前起一阵怪风，赞睡中见许多人满身鲜血，向前抱着赞曰：“汝父被昉所害，今日可以报仇矣。”赞听得，忽然觉来，只是梦中。正在忧疑间，忽从人来叫：“马提辖，相公有事唤汝。”赞藏了利刃，径入书院中，见欧阳昉睡在床上。昉曰：“吾饮数杯，宿酒未醒，汝在身旁，好生服侍。”赞应诺。因自忖曰：“此贼命合休矣！”约近四更，赞走出院外，见四下寂静，正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腰间取出尖刀，寒光凛凛，杀气腾腾，复入书院，拿住欧阳昉曰：“汝认得呼延廷之子么？”昉惊得心胆飞裂，连告曰：“饶我一命，家私尽付于汝。”话声未绝，赞即挥刀，刺入咽喉。欧阳昉大痛无声，命归阴府。赞既杀欧阳昉，径入内去，将夫人并至亲男女四十余口尽皆屠了。静轩咏史诗曰：

气概凌云孰可加？怀冤必雪震中华。

全家竟杀伸深恨，始信皇天报不差。

赞杀出庭中，只有老嫗跪在阶下，告曰：“乞饶残生。”赞曰：“不干汝事，急去收拾金宝与我。”老嫗进房，将缎帛金银，装作一车，与赞带回。赞临行，以血书四句于门曰：

志气昂昂射斗牛，胸中旧恨一时休。

分明杀却欧阳昉，反作河东切齿仇。

呼延赞写罢，骑了乌龙马，并带金宝，连夜回见其母刘氏，具道杀死欧阳昉一家四十余口，并取得金帛而回。刘氏大喜。次日，与马忠相见，忠问曰：“报得仇否？”赞答曰：“赖叔叔之福，将助老少一家诛戮殆尽，临行留有字迹四句。”马忠问曰：“字迹如何道？”赞以其诗告之。忠惊曰：“倘汉主得知，则吾家有灭族之祸！汝速宜收拾盘费，往贺兰山，投耿忠、耿亮二叔叔，以避其难。”赞领命，即日拜别父母而去。

第二回

李建忠力救义士 呼延赞梦神教武

却说呼延赞辞过父母，匆忙上路。正值十月天气，寒风袭面，落叶萧条。赞在路行了数日，望见前面一座恶山。赞思曰：“此处必有强人出没。”道未罢，忽山坡后一声鼓响，走出几个强人，拦住去路，问赞索买路钱。赞怒曰：“天下之路，安得汝卖？胜得我手中利刃，则与汝钱；不然，将汝头来试刀。”小头目大怒，绰刀向前，与赞才交一合，被赞劈死坡下。内中乖的，急上山报知耿忠曰：“山下有一壮士经过，小头目问索金银，已被杀死。”耿忠大惊，即上马来看，见赞正与众头目相斗，忠认得是赞，忙喝曰：“侄儿不得动手！”赞抬头视之，慌忙下拜。耿忠引赞上山，与耿亮相见毕，忠问所来之由，赞将报仇之事并血书四句，一一道知。“今父亲着小侄，径投二位叔叔避难，不想有伤部下，望乞恕罪。”忠曰：“汝乃误耳，何罪之有？”即令手下摆酒相待。忠因曰：“我等屯聚于此，以观时变。汝既来，则为第三位寨主。”赞拱手拜谢。自是赞居寨中，打官劫舍，出无不胜。

一日，赞与耿忠兄弟议曰：“河东旁郡，多有钱粮。叔叔借我军士三千，往绛州劫掠而回，可应二年之用。”忠笑曰：“绛州是张公瑾镇守，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去必遭其擒也。”赞曰：“小侄若折一军，情愿偿命。”耿忠见赞如此志气，便与军士三千。赞即披挂上马，扯起令字旗，上写“河东切齿仇”五字，引着三千兵来到绛州城下，

将城围了。大叫：“好好将府库钱粮献出则退；不然，攻入城中，恣意劫掠。”守军报与公瑾知道。公瑾自思：“贺兰山有新贼呼延赞，英雄之士，必是此人作乱。”分付军士二百人：“多设弓弩，埋伏吊桥两边，待吾诱而擒之。”军士得令，自去埋伏，不提。公瑾披挂上马，引五百军出城迎敌。呼延赞跨着乌龙骑，直奔军前，大叫曰：“我来别无他意，只向库中借黄金三千两。”公瑾怒曰：“强贼急退，尚留残生；不然，擒汝献主，碎尸万段！”赞大怒，舞枪跃马，直取公瑾，公瑾举枪来迎。二人交战三十余合，真如猛虎相斗，不分胜负。公瑾再战佯输，走过吊桥，赞勒马赶过桥去。忽一声鼓响，两边伏兵并起，箭如雨落。赞大惊，跑马急杀回，所部三千喽罗，射死一半。公瑾亦不追赶，收兵还入城中。

却说呼延赞不敢回见耿忠，单马奔小路逃走。将近一更，又被伏路喽罗拿住。正是：才脱虎坑逃得去，又遭机阱捉将来。众喽罗将赞缚上山来见马坤父子。坤问曰：“汝乃何人？”赞曰：“小人是相国之子，复姓呼延，名赞，走错路途，被大王部下所捉，乞饶性命！”马坤大怒曰：“近闻汝围绛州，将劫府库，尚来瞒我！”即令将陷车囚起，连夜点二百余，解送呼延赞入绛州请赏。喽罗得令，将赞解出山下。众人相谓曰：“我大王与八寨大王有隙，只恐前面夺了呼延赞，我等如何分说？不如前面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罢。”前到拦路虎首，叫声：“借宿。”有守门者出来看之，见一伙强人，解一陷车来到。守门者曰：“夜已深矣，汝等借宿，休得惊动大王。”众人齐道：“我等自有方便。”即将陷车推入后亭去了。时有八寨主李建忠，为入西京勾栏内看戏，被官拘察拿住，囚于牢中四年，因越狱走回，亦在拦路虎家借宿。步出门外，听见守门人大惊小怪，乃问曰：“汝等相议何事？”守门者曰：“太行山马大王，令二百人解呼延赞与张公瑾请赏。”建忠听得，自思：“我在西京牢内，闻得赞乃英勇之士，因何被他拿了？还当救之。”即提朴刀入亭后，大叫曰：“谁敢监囚赞将军者休走！”众喽罗惊散而去。建忠打开陷车，取出呼延赞，在星光之下相见。赞曰：“是谁救我？恩德难忘！”建忠曰：“我乃第八寨李

建忠也，都是一家兄弟。”即赐与衣服。次日，带赞回新建寨。人报知寨主柳雄玉，雄玉大惊，即出寨迎接，果是真实。雄玉邀入帐中坐定，不胜之喜。因问：“何以得回？”建忠将越狱之事道知。雄玉曰：“自尊兄离寨之后，手下单弱，被六寨主罗清每年来讨货土钱，甚被扰害。”建忠大怒曰：“此贼再来，吾当生擒之！”雄玉因问：“同来此位是谁？”建忠曰：“相国之子呼延赞也。”雄玉曰：“久闻其名，今幸相会。”即令左右设酒庆贺。三人正饮之间，忽报：“罗清同五六百人来山下讨半年货土钱。”柳雄玉听得，不敢问。赞覩定建忠曰：“乞借鞍马衣甲，生擒罗清来献，以报哥哥救命之恩。”建忠喜曰：“吾知贤弟足是其敌也。”即付与鞍马盔甲，点喽罗二百，随赞迎敌。赞披挂齐备，辞二位而出，向山下大叫：“罗寨主来此何干？”清曰：“特来向柳寨主讨半年货土钱。”赞怒曰：“汝既以兄弟相处，急早退去，免伤和睦；不然，特擒汝入山以献。”清曰：“无端匹夫！与汝何干，而来撩耶？”即挺枪跃马，直取呼延赞。赞即举枪相迎。二人交战，未及五合，赞轻舒猿臂，将清捉在马上，杀散余众，绑缚罗清上山，来见李建忠。建忠大喜，将清吊在柱上，曰：“待缓缓诛此逆贼。”令具酒庆贺。不想罗清败众，报与第五寨大王张吉，再点二百人，全装贯带，喝喊连天，来攻新建寨。李建忠与赞正在饮酒，听得山下金鼓不绝，人报：五寨主引兵来救罗清。赞怒曰：“待一发擒剿此辈，以除心腹之患。”即辞建忠，引众人出寨。排开阵势，喝问：“前面强贼何人？”张吉认得是赞，乃曰：“好好放出罗寨主还我，饶你性命；如若不从，教你目下受灾。”赞大怒，挺枪直取张吉。张吉抡刀来迎。刚斗二合，被赞一枪刺于马下。众人见杀了主将，各自丢戈抛戟而走。赞乘势追入寨中，将所聚金银，尽数劫取，放火焚其山寨而回。建忠、雄玉见赞又胜一阵，大喜曰：“贤弟威风，果不虚传。”仍令坐席饮酒。建忠喝左右杀取罗清心肝，作供酒之肴。三位开怀畅饮不提。

却说败兵走投太行山，见马坤说知罗清、张吉被赞所诛。马坤大怒曰：“不诛此匹夫，何以泄吾愤！”即令长子马华，率五百精勇，杀奔新建寨来。逻卒报知李建忠，建忠曰：“马坤欺人太甚，吾出马

擒之。”赞曰：“不劳尊兄神色，待小弟明日定下计策，擒此恶党，以伸前恨。”建忠依其议，下令众人坚守寨栅，明日出战。众人得令，各自整备去了。呼延赞回到帐中，思量捉马坤之计。俄而睡去，忽见个火球滚入帐中，赞梦中赶将出去。至一所在，尽是金窗朱户，宫宇巍然。赞直入内，却不见那火球。旁边转过一人曰：“主人候将军多时矣。”赞曰：“汝主人是谁？”其人曰：“请入内便见。”径引赞入殿中。见一员猛将，端然而坐，覩定呼延赞曰：“你道天下只你一个会武艺么？”赞答曰：“小人一勇之夫，何足挂齿？”那员将道：“且去教场中，吾有事讲论。”赞即随到教场亭上坐下。那将令左右以鞍马军器付与赞，曰：“你有甚武艺，试演一遭，与吾观之。”赞领诺上马，将平生所学显出。那将笑曰：“此不足为奇。”唤左右牵过自己马来，谓赞曰：“吾与君较一较胜负。”赞自思：“适间留一路枪法未使，且与他比较刺之。”乃上马与那将场中比较。二人斗上数合，赞挥起钢枪，被那将转过骅骝，挟下马来，连喝曰：“吾弟牢记此一法。”赞愕然觉来，却是梦中，视身上衣甲尚在。赞思奇异，便唤小卒入，问曰：“此处莫非有神庙乎？”小卒曰：“离此一望之地，有一座古庙，年深荒芜，无人祭赛。”赞于次日带小卒来看其庙，见牌额写道：“唐尉迟恭之祠。”步入殿上，见神像与夜来所梦无异。赞曰：“怪哉！此乃神力相助也。”即倒身四拜，当神祝曰：“若使呼延赞久后发迹，必当重整祠宇，以报神功也。”拜罢，与小卒回见李建忠。建忠曰：“贤弟那里得此衣甲？”赞道知夜来所梦之事。建忠喜曰：“此乃神灵相助，吾弟当有大富贵之分。”

正讲话间，忽报马华在外搦战。赞辞却建忠，绰枪上马，引众人出寨迎敌。对阵马华举鞭指而骂曰：“诛不尽的狂奴！好好将罗清放出，免得自家相併；不然，碎汝尸为万段。”赞大笑曰：“妆将来与罗清同一处死耶。”华大怒，举枪直取呼延赞。呼延赞约退数步，兵刃相迎。未及两合，被赞挟住枪梢，活活捉住，令人押上山来见李建忠。华之败兵归报马坤曰：“小将军被赞活捉而去。”坤大惊曰：“此贼真乃雄勇。”即令次子马荣，部健勇二百人，前去救取。赞听知太

行山人马又到，列下阵势。马荣横刀于马上叫曰：“好好将吾兄放出，佛眼相看；不然，杀汝片甲不留。”赞怒曰：“待擒着汝一同发落。”即挺枪纵骑，冲过阵来。马荣抡刀回战。二人在山坡下斗上二十余合，不分胜负，赞乃佯输，走回本阵。马荣不舍，骤骑急追。转过坳后，赞按住神枪，专待马荣将近，绰起金鞭，喝声：“着！”从背上打下，马荣口吐鲜血而走。回到寨中，见马坤说赞英雄难敌，马坤忧闷不已。坤有女金头马氏，见父面带忧色，因问曰：“爹爹何故不悦？”坤曰：“今被新建寨副贼呼延赞，捉去汝长兄，又打伤二哥，思量无人敌之，是以纳闷。”马氏曰：“爹爹不须烦恼，待女孩儿前往擒之。”坤曰：“此人英雄莫敌，只恐汝胜不得他。”马氏曰：“当用奇兵捉之，先埋伏勇壮于山侧，若战不胜，引入伏中，必落圈套。”坤依其言，即与七千人前去对敌。呼延赞知之，当先出马，大叫：“来将即令寨主归顺，免遭吾焚戮；不然剿汝等无葬身之地。”马氏大怒，舞刀跃马，直杀过来。呼延赞拍马迎之。二人战上三十余合，马氏跑马而走。赞勒马赶上一里地位，见山后隐隐有伏兵之状，遂回马不追。两下各自收军。马氏回见坤曰：“呼延赞深知兵法，不能胜之矣。”坤愈不悦。忽小卒来报：“山后一彪军马来到，不知是谁。”坤闻知，即令人哨探，回报第一寨主马忠也。坤出帐迎接。马忠与刘氏安下人马，入寨中相见毕。坤曰：“久违贤弟，一向消息不闻。”忠曰：“怀想大哥多日，今特来相访。”坤令左右设酒醴相待。众人饮至半酣，马忠见坤有忧色，因问：“尊兄何故不悦，莫非以小弟来扰乎？”坤曰：“贤弟道差矣，吾兄弟即同一家人，岂有厌弃之意？怎奈第八寨有新来呼延赞，每与各寨相并，近日捉去吾长子，无人救得，是以纳闷。”忠听罢，乃曰：“既如此，不须烦恼，小弟当出力相救。”坤曰：“此人亦是劲敌，不可小觑。”忠曰：“自有方略降之。”即辞却马坤，与刘氏，引本部人马，来至山下。

第三回

金头娘征场斗艺 高怀德大战潞州

却说马忠、刘氏来到山下，果见对垒呼延赞全身贯带而出，大呼曰：“杀不尽的党类，尚敢来相争耶？”刘氏拍马向前，认得分明，乃喝曰：“福郎不得无礼！”赞听罢，猛然抬起头来，见是母亲，即丢下马，拜伏路旁曰：“不肖子得罪母亲。缘何至此？”刘氏曰：“汝起来，去见叔叔。”赞乃随母入军中，见马忠毕。忠曰：“闻汝在耿忠寨里，谁知在此相斗？马坤是我结义兄弟，汝即宜前去伏罪。”赞曰：“前日孩儿擒他长子入山，又打伤马荣；若去相见，恐有不测之祸。”忠曰：“有我在，无妨。”赞乃领诺，随马忠入坤寨，来见马坤。忠曰：“小儿不识尊兄，冒犯罪重，望乞怒宥。”坤惊问其故。忠以赞之本末道知。坤叹曰：“不枉相国之子也。”赞向前拜曰：“小侄肉眼不识伯伯，全赖扶持，恕小侄之前愆。”坤曰：“汝本不知，岂有相怪之理？”即令排筵席庆贺。坤唤马荣出相见，荣见赞似有赧愧。赞曰：“冒犯哥哥，万乞赦宥。”荣亦以礼待之。是日，寨中大吹大唱，众人欢饮。有诗为证：

豪杰相逢不偶然，一时会聚义全坚。

未交扶佐中朝主，先有威声震太原。

马坤因谓忠曰：“吾有一事相稟，未审贤弟允否？”忠起曰：“尊兄所命，安敢有违？”坤曰：“小女金头娘，貌虽丑陋，颇有武艺，若不

嫌弃，愿与赞结百年之欢。”忠拱手谢曰：“尊兄若肯怜爱，厚德难忘。”马坤即令人道知金头娘。金头娘笑曰：“嫁与亦无妨，只不知呼延赞武艺如何？前日交锋，未分胜负；今再与比试，若能胜我，则许从之。”小卒出，告知马坤。马坤曰：“小女幼习未除，要与呼延将军比试，亦不碍事。”忠即令赞与马氏相较。赞领诺，披挂上马，出场中。马氏亦贯带而出。二人于教场中，再决胜负。马忠、刘氏、马坤等，立于寨门外观看，见二人各举军器，斗上二十余合，胜负不分。马氏自思：“赞之枪法极熟，且试他射箭如何。”即勒转马缰，望将台而走。赞思曰：“此必欲以箭惊我，待赶去看他如何。”亦骤马紧追去。马氏待其相近，弯弓架箭，一连放出三矢，尽被赞闪过。赞曰：“偏我不会射箭？”复回马，引马氏赶来，拈弓在手，扣弦而射之，其矢正中马氏头盔。众人喝彩。马忠跑出阵来，叫曰：“一家人，休得相併。”二人乃各下马，进入寨中。坤笑曰：“赞将军武艺精乎？”马氏低头不答。坤知其意，即令焚香为誓，将马氏嫁与呼延赞。赞拜了父母，称谢马坤。是日，众人尽欢而散。

次日，赞入见坤曰：“小婿回山寨见李建忠，送还小将军。”坤大喜，即令人送赞登程。赞归见李、柳二人，备道会着父母，及与马氏成亲之事。建忠喜曰：“此事皆非偶然也。”赞曰：“日前捉得马华，当送还之。”建忠曰：“如今即是一家，岂有相害之理？”即着人于寨后取出马华。马华疑加谋害，吓得心惊胆战，汗透重裘。建忠曰：“兹有喜事相报，幸勿惊疑。”遂把成亲完娶之事，一一次序道知。华始变忧为喜曰：“既如此，列位都该请过小寨相会。”建忠曰：“将军先请，吾分付手下便来也。”马华即辞建忠而去。时柳雄玉不欲行。建忠曰：“若不去，恐彼致疑；正当与之相会，以释其旧怨耳。”即日与赞等齐到太行山，令人报与马坤。坤即出寨迎接。众人入帐中，相见毕，建忠曰：“如今义同兄弟，患难正当相救，勿使再致相争，有伤和气。”坤大悦，请马忠、刘氏相见。忠曰：“小儿多得贤兄救护，恩德不忘。”建忠曰：“赞将军终非久淹之人，他日必当大贵。”坤令安排筵席庆贺。是日，众豪杰依次而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忽报：“山